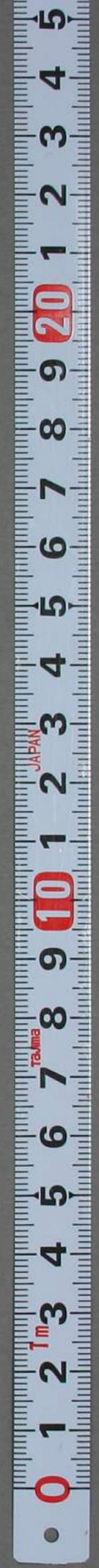




傷寒論疏義

九

ヤ 9
891
10



門 9
號 891
10



傷寒論疏義卷第五

江都喜多村直寬士栗學

辨太陰病脈證并治

案太陰病者胃中虛寒證是也經曰其藏有寒又曰胃氣弱陽明篇乃曰胃中虛冷足以微其所因矣蓋太陰與陽明爲表裏是以邪之入胃其人偶胃中燥實邪從熱而化謂之陽明胃中虛冷邪從寒而化謂之太陰脾與胃亦惟就陰陽言之耳不必拘也其受病必自太陽若少陽而有得病日久胃虛生寒者

有由誤下中虛者又或自陽明裏寒而轉矣其脈則弱而陽微陰濇或沉細或微遲可類推矣其證則手足溫而身無熱嘔吐自利腹滿時痛皆胃寒之驗也故其治則四逆理中輩溫之是為其主對若稍屬實而要溫下者桂枝加芍藥及加大黃湯所宜酌量是殆將屬陽明者陳無擇曰太陰脾證溫燥不行亦當溫利自陽明出如溫脾圓用大黃者特以胃中實腐穢去為治法之緊要其病失治則陽漸寒極而死矣更有寒去而生熱却轉陽明者是猶少陰轉太陽厥陰變少

陽之理也惟如厥陰則界于表裏之間非自本病可變者矣夫太陰乃病入胃之稱與陽證明其證相反熱與寒反實與虛反攻與溫反故不論病之在表在裏邪入胃中而虛寒則以太陰病是以表雖或熱而裏乃有寒者總常以腹滿下利時痛為真的此亦所以與少陰又非純寒在裏者有些別也素問太陰陽明論頗與本篇之義相發宜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鞭

此論太陰病之總綱也。腹滿而吐，食不下，則滿為寒脹，吐與食不下，總為寒格。與實熱腹滿大有迥庭矣。自利日益甚者，胃中虛冷，水穀不分，故也。是又非不更衣者之比。况時腹自痛與邪熱蓄積而常痛者異。張令韶曰：時者，如時習之時，時時而痛也。此當四逆輩溫之，而却以虛寒滿痛誤認為實熱滿痛，而下之，則虛寒相搏，必結于胸下而為鞭滿。此乃藏結證，急可扶陽散寒。若溫補不及，必胃氣漸敗而死矣。此章為一篇之提綱，後凡稱太陰病者，皆指此證而言也。

郭氏曰：若太陰本證藏寒自利，不渴，當依仲景溫之以四逆輩。其論自無出於此。錢氏曰：胸下者，心胸之下，胃脘之間也。以陰寒硬結于胃脘之中，故謂之胸下結硬。言與結胸不同也。當此而不知急救胃陽，祛除陰翳，必致胃陽敗絕，至呃忒四逆之變而死矣。不同。吳氏曰：自利有時而腹自痛，非若蓄積而常痛者。若以諸痛為實，從而下之，其滿益甚，必令胸下皆為結鞭，而自利益甚矣。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濇而長者為欲愈。

此論明太陰病愈之脈證言太陰中風則必有腹滿時痛及吐利等證而兼見陽復之候也凡三陰中風者指陰病見陽熱脈證而言故厥陰篇云厥陰中風脈微浮爲欲愈也蓋以風屬陽假爲陽復之名其義與三陽中風又各不同煩熱悶也四肢皆稟氣于胃今四肢悶熱疼痛則不止手足溫胃陽將復可知矣乃驗之脈陽微陰濇夫微濇皆雖太陰病脈然微濇之中又見長脈則元氣未漓陽正欲回故知其病自愈也辨脈云陰病見陽脈者生或併微濇爲欲愈之脈者失之矣太陰乃病入

胃之名故雖胃中虛冷而有表陽猶持則裏陽隨復而愈者如此條是也
錢氏曰四肢煩疼者言四肢酸疼而煩擾無措也
劉蒞庭曰中風之名在三陰則爲陽復于表者倘欲實講風字與三陽中風一樣看做則必不免牽強

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

此言太陰病解之候丑亥子太陰乘王時也故至其王時而解矣詳見錢氏溯源集

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

此條論太陰病自太陽變來者脈浮而不微弱仍兼表可知即見吐利不食腹滿時痛一二證內寒未甚故當先從表解宜桂枝湯使程氏所謂桂枝胎建中之體無碍於溫也

金鑑曰即有吐利不食腹滿時痛一二證其脈不沉而浮便可以桂枝發汗先解其外俟外解已再調其內可也於此又可知論中身痛腹滿下利急先救裏者脈必不浮矣
中西子文曰浮為熱為在表此蓋曰脈浮而發熱惡寒具于中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

此章承前辨證太陰藏寒之義也太陰屬胃中虛寒所以自利不渴如陽明則胃中熱實故舌燥口渴且少陰篇曰自利而渴厥陰篇曰消渴又曰渴欲飲水惟太陰則以其邪既入胃中而其藏乃寒故不爾也此與二陰之病在裏而未入胃陽明之雖入胃而屬熱實者其分別處故仲景姑舉之為辨證之一端耳藏即指胃而言厥陰篇云藏寒虬上入膈藏字與此同義是當溫散其寒而曰四逆

輩者蓋太陰或有寒去而轉陽薑附不可遽用者
輒示人以圓機活變之理以為商量進退也劉蒞
庭曰云四逆輩而不云四逆湯者意在溫散而不
在治厥也

金鑑曰四逆輩者指四逆理中附子等湯而言也
松陵徐氏曰不曰四逆湯而曰四逆輩凡溫熱之
劑皆可選用

以上五章統論太陰病總綱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
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

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實腐穢當去故也腐扶雨 穢烏

此申釋太陰寒去陽復而病自愈之證傷寒脈浮
而緩至不能發黃既詳見陽明篇第彼則因小便
自利而胃中乾燥大便結鞭為轉歸陽明之候此
則因小便自利而濕熱下泄胃氣從復為病必自
愈之證是所以同其趣而異其變也故至七八日
雖發暴煩乃陽氣流動腸胃通行之徵也下利雖
一日十餘行必利盡而自止蓋胃弱虛冷水穀之
津液為之凝泣蓄積于中而為腐穢今陽復胃實

則邪隨腐穢而去利必自止而病亦愈矣案少陰篇曰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且脈浮在少陰厥陰既為愈候然則病在太陰見浮而緩之脈及手足溫與煩證乃胃氣有權固非虛寒之比斯為寒去陽復之兆決無疑也脾家即胃家之互辭不可鑿看

龐氏曰浮緩亦大之類

程氏知曰言自利之證脈浮緩手足溫則為脾實也太陰脈本緩故浮緩雖類太陽中風而手足自

溫則不似太陽之發熱更不似少陰厥陰之厥逆所以繫在太陰也太陰濕熱相蒸勢必發黃然小便利則濕下泄而不發黃矣此雖暴煩煩利有似少陰之證然其利當自止所以然者以脈浮緩手足溫知其脾氣實而非虛寒之比其濕熱所積之腐穢自當逐之而下也若不辨晰而以四逆法治之則誤矣

程氏曰脈不沉且弱而浮緩手足不冷而自溫陰不得陽以周護則不寒不寒則不虛是為脾家實也夫脾家實則腐穢自去則邪在太陰自是實脾二

字爲第一義矣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此發明太陰溫泄證治言本太陽病當發汗而醫誤反下之因裏虛胃寒而腹生脹惟有時而作痛則胃中腐穢頗壅然非陽明熱實常痛者之比故曰此屬太陰也當與桂枝加芍藥湯以和胃通壅若夫大實痛則胃中雖寒腐穢已實不得不與加大黃湯以溫泄之此亦與陽明承氣諸法稍異矣案前章論腐穢利盡而病自愈者此揭腐穢壅

積向要溫下者夫理中四逆溫散胃寒卽太陰之正治而此却溫泄寒積乃本病之權制也蓋太陰與陽明部位正同惟有寒熱虛實之別而此乃殆將轉陽明者仲師所以設溫泄一法以與承氣等法殊爲差別也

程氏曰因而二字宜玩

錢氏曰若大實滿而按之痛者終是雖屬太陰已兼陽明胃實當下之然不可如陽明證中之脹滿痛者急下之而用大承氣湯也
中西子文曰實乃胃實之實大實謂腹中堅鞅大

便不通也論曰腹滿者此為實也然彼則燥屎必有讖語潮熱口乾咽燥等證也故大黃四兩而佐之以芒消此則但不大便而不有讖語潮熱等證也故君之以芍藥而大黃僅一兩矣惟是陽明與太陰之分也

桂枝加芍藥湯方

桂枝三兩 去皮 芍藥 六兩 甘草二兩 炙
大棗十二枚 擘 生薑三兩 切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分三服本云桂枝湯今加芍藥

桂枝加大黃湯方

桂枝三兩 去皮 大黃 二兩 芍藥 六兩
生薑三兩 切 甘草 二兩 大棗十二枚 擘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此用桂枝湯乃取于辛熱溫中之義倍芍藥者專主通壅也張元素曰芍藥通壅利腹中痛胃氣不通是也若大實痛者蓋雖裏乃寒而壅實既微故溫中兼疎裏此所以於前方加大黃為和泄溫利之劑也然大黃僅止二兩又分為三次服則微示

調胃之方，抑可謂下法之緩者也。已案本條既云本太陽病，則邪已離表，可知且此段桂枝特以溫裏，即非發表。第下後便秘，故不敢用葶附也。前注或以為太陽未盡，因謂此方為表裏雙解之劑，豈其然耶？

龐氏曰：小建中湯不用飴糖，故芍藥為君，止痛復利邪，故也。

劉蒞庭曰：桂枝湯加倍芍藥，既非發表，亦與建中不同。其旨攷小芫胡加減法，曰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三兩。成氏曰：加芍藥以通裏，又明理論。

通痛字誤

曰宜通而塞為痛，邪氣入裏，裏氣不足，寒氣壅之，則腹中痛。芍藥味酸苦微寒，酸性泄而利，中加之，則裏氣得通而痛自已。愚謂此方芍藥亦取通壅，次條設當行大黃芍藥者，語氣可以徵焉。柯氏曰：滿而時通，是下利之兆。大實而痛，是燥屎之徵。故倍加芍藥，小變建中之劑，少加大黃，微示調胃之方也。

太陰為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易以鼓翻，○大陰為病或曰為字衍文提綱諸條外實無其例，宜刪。然金匱瘧病篇瘧為病云云，與此正同，今仍依舊本文。

傷寒論疏義 卷五 十一
此因上文加芍藥大黃而申戒胃氣弱者宜減也
蓋太陰病脈浮緩或轉屬陽明或利盡病差若弱
則胃寒之正脈其人今雖不便利而續必便利縱
有腹滿實痛可用大黃芍藥下之證且宜減之何
也以其人胃氣弱大便易於動利故也醫人用藥
可不詳慎以保其中州之氣乎蓋太陰本因胃寒
若其腐穢壅實者動變陽虛此不可輕下之戒張
隱菴曰減者少其分兩也郭白雲曰以脈弱故知
胃氣弱也案首節以脈浮而緩起文此節結以脈
弱且前云脾家實腐穢當去此云胃氣弱易動互

言以見其義且脾與胃不必拘可以徵矣許氏弘曰脾實
即胃實此要知太陰以胃寒為的而實胃溫中乃
其治也蓋首尾照應如此殆亦編次之微旨也
令韶張氏曰當行大黃芍藥者亦宜減其分兩以
胃氣弱脾雖實易動故也夫曰便利其非大實痛
可知也曰設當行其不當行可知也總之傷寒無
分六病一切皆以胃氣為本

以上三章辨有胃寒壅實證

案本篇僅八章初節論總綱次節辨變證其
治法要不過溫治溫攻二途所謂溫治者即

傷寒論疏義 卷之四 十一

少陰厥陰諸法可通用故言四逆輩而不舉其方溫攻者即揭桂枝加芍藥加大黃二方以示與陽明承氣等法不同也蓋本篇文非有缺略陽動陰靜一定之理其證候情機固不如三陽之多端也吳氏曰太陰篇文止八條方止四道可謂約略之至矣然汗下溫三法無不備具焉劉蕙庭曰蓋本篇不過僅僅數條而陽明篇中反多本病證候此以其病雖有寒熱之異而部位則同故恐人錯認對舉明之也曰不能食名中寒日欲作固痾日攻其熱必噦日欲作穀疸日飲水則噦日食穀欲嘔日寒濕在裏皆是已然猶冒以陽明故諸家未之察耳

辨少陰病脈證并治案少陰病者表虛寒證是也與太陽為表裏而其人表陽衰邪氣中之不能相抗而直為虛寒即所謂發於陰者是有中證也惟夫表之寒則裏亦寒故裏寒而病未入胃者尚屬之少陰矣又初發於陽而其人胃氣本弱汗下失法陽虛胃寒以為本病更有不敢錯治而為邪所奪因以變為者即所謂陽變為陰是傳變證也蓋少陰病有此二端而所謂傳變則自太陽若少陽來是以直中多專于表

傷寒論疏義 卷之四 十一

傳變多專于裏然至其重則俱無不涉表裏也其脈則沉細微遲其證則心煩欲寐自利而渴惡寒而踈厥冷外熱等是爲正候其治則四逆以溫經復陽實係的對而或主溫發或重溫裏俱從其宜其變則有胃中熱實轉陽明者或直中轉太陽屬厥陰亦有之只太陰則不必自本病變如果少陰之寒直入胃則陽氣暴脫而死矣是乃大較也且少陰與太陽相表裏而爲三陰之統領故兼挾諸證頗爲多端其證狀治法並條列于篇中抑魏

子千有言傷寒變遷無定或由陽而入陰或由陰而出陽陰陽互換之間豈可執一而論哉其說太確故表而出之

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也

此少陰病之提綱脈微細者皆陰脈也但欲寐者陰靜而闔也夫陽主動而陰主靜動則闔而靜則闔理固然也然曰欲寐非能寐也所謂昏昏如夢者皆是陽虛陰盛之象蓋陰證難認又鮮證可徵故舉此二者爲提綱尤臻其妙以後凡稱少陰病者乃指此脈證而言也案綱領諸條太陽少陰二

篇脈證兼提如他篇唯論證俱不及脈此知太陽乃三陽之首而少陰果為三陰之主故特揭脈象其餘皆以此二篇可以該之也

程氏曰凡陰脈皆沉異乎太陽之浮不必言矣陽明脈大微者大之反少陽脈弦細者弦之反沉兼微細陰證定矣

又曰諸篇首條所揭非證即病此只以欲寐寫及病證中之情態緣少陰多假總無真證可揭此條之但欲寐合後條之口中和皆從間淡處授人以秦鏡

黃氏曰喜厚衣即惡寒也善瞋睡即但欲寐也張氏曰傷寒邪在三陽太陽為首邪在三陰少陰為先少陰雖居太陰厥陰之中而實為陰病之始以其與太陽表裏也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此舉少陰虛寒證候以辨其似陽熱也欲吐而不吐心煩虛陽格越於上或曰欲吐不吐蓋形容心

煩之辭也。調胃承氣湯條曰：不吐不下，心煩。語意正同，亦通。若不急治之，延至五六日，下寒甚而自利，津液亡而渴，惟煩與渴尚似實熱。以但欲寐微之，則爲下焦寒，而虛陽上迫無疑。故曰屬少陰也。要知此渴與口燥舌乾之渴不同。乃因下焦無陽不能蒸騰氣液，上焦無灌溉之潤，故渴也。上枯下竭，津液枯涸，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以下再揭示就溺色而驗虛實之法，則所以反覆申明上文之意也。言實熱作煩渴，當小便赤濁；今小便色白，蓋赤白之色，寒熱之分，確然也。乃煩與欲寐渴。

與自利少陰病形悉具，則其所以小便白者，以下焦真陽虛而有寒氣在下，不能制化水尿，故令色白也。此其爲虛寒明其特曰下焦者，足見陰既盛於下，陽必格於上也。如此者急當以溫經復陽爲治，豈可以煩渴而誤攻其熱哉。案篇中二虛字尤宜着眼也。

程氏曰：虛故引水自救，非徒釋渴字，指出一虛字來，明其別于三陽證之實邪作渴也。

汪氏曰：此條論重在小便色白，故篇中三言之。隱菴張氏曰：莫氏曰病屬太陽，其小便清者，知不

在裏仍在表也病屬少陰小便色白乃下焦虛寒不能制水則表裏陰陽不可執一而論或曰清與白亦各有別也

沉氏曰此少陰虛寒似乎熱證之辨也世但知四肢厥逆爲虛寒證詎知小便色白乃爲的驗乎

常氏曰可四逆湯甘草乾薑湯

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

此太陽變少陰之證陰陽俱緊傷寒脈也據脈當有頭痛發熱等候然傷寒當無汗而今反汗出則

陽虛不在無固其表至此緊脈亦屬陰寒故此爲太陽變少陰也法當孤陽飛越而爲咽痛爲吐陰寒下泄而復爲利然則醫工可不早爲之慎護乎案脈經亡作無亡陽卽無陽不可穿鑿說見前

魏氏曰玄武四逆附子等湯斟酌用之可也

隱菴張氏曰此章當在屬字上看雖始自陽卽成陰證

少陰病欬而下利讞語者被火氣劫故也小便必難

以強責少陰汗也

強其兩翻

此下三節皆言少陰不可發汗之意少陰病欬而

下利因裏寒，玄武湯中有此證，惟讖語乃少陰本無，是以被火劫，火邪逼迫，神氣浮越，故也。蓋欬而下利，津液內亡，強責求其汗，則小便為之涸竭，故必難也。此讖語由火而小便難，由火之強責少陰汗下兩句，即所以推原其故也。方氏曰：強責謂過求也。小便與汗皆血液也。劫汗奪血，則小便為之涸竭，故難也。令韶張氏曰：蔣賓侯曰：少陰下利極多，何曾皆是被火且被火，未必下利。惟讖語乃是被火，經曰：被火者必讖語，故欬而下利，讖語者當分看為是。

少陰病脈細沉數，病為在裏，不可發汗。

此條據脈斷證，以申不可發汗之戒。少陰病脈沉細數而身不發熱，脈證俱屬裏寒，無與表相干，法當從溫經補陽為治，不可妄汗泄。故雖麻附細辛湯亦在所禁。況於太陽發表之劑乎？薛慎菴曰：人知數為熱，不知沉細中見數為寒甚真陰寒證，脈常有一息七八至者，盡槩此一數字中，但按之無力而散耳，宜深察也。周氏曰：少陰本無發汗之理，今禁發汗者，恐人用麻黃附子細辛之屬也。况其脈既微，則陽虛已著。

即不用表藥，尚有真陽外越之虞，况可汗之，而傷其陽乎。

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澹者，復不可下之。錢氏曰：亡音無，澹音色。

此結上文禁汗并禁下之義也。脈微則陽氣大虛，故不可發汗，以再竭其陽；亡陽脈經千金翼作無陽，亡無古字，通用。程氏曰：亡陽二字是少陰所稟與太陰其藏有寒也。同看，若陽已虛而其尺脈又弱澹，則屬裏虛不足，不惟不可發汗，復不可下之，以更竭其陰。蓋尺以候裏，弱澹即為裏虛津枯之

脈也。

程氏曰：此條汗詳而下略者，以少陰多自利證，人固無肯輕下者也。但拈出尺脈弱澹字，則少陰之有大承氣湯證，其尺脈必強而滑已伏，見於此處矣。

錢氏曰：此條本為少陰禁汗禁下而設，故不言治，然溫經補陽之附子湯之類，即其治也。柯氏曰：陽虛者既不可汗，即不可下，玩復字可知其尺脈弱復不可下亦不可汗也。

以上六章論少陰病綱領

傷寒論疏義 卷五 十一

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

此下六節并論少陰欲解之證少陰病脈緊則陰寒盛於裏矣至七八日而始自利則陰陽相持已久陽氣足以自守矣雖至下利而以緊急之脈忽變而為輕軟之微則緊峭化而為寬緩乃盛寒弛解之兆也是却與亡陽其脈自微不同矣且前此手足之冷者今反溫脈候之緊者今反去則陽回寒弛故為欲解雖其人心煩然煩屬陽而為邪祛正勝故雖七八日下利者亦自愈也案辨脈云脈

少陰陽俱緊口中氣出唇口乾燥蹠足冷鼻中涕出舌上胎滑勿妄治也到七日以來其人微發熱手足溫者此為欲解也與此條相發當併攷柯氏曰此條是同陽脈證

少陰病下利若利自止惡寒而蹠手足溫者可治

此亦少陰可治證陰寒在裏則胃陽不守而下利若利自止則胃氣復固不致于脫雖有惡寒蹠陽虛不任之狀但使手足溫則胃氣未敗尚能溫煖四肢急用白通四逆之類陰寒可祛也真陽可

傷寒論疏義 卷五 十一 是則宜矣

傷寒論卷之四
十一
挽也故曰可治若下文惡寒踈臥而手足逆冷者
即爲真陽敗絕而成不治矣案踈踈踈踈不伸也錢
氏曰大凡熱者偃卧而手足弛散寒則踈臥而手
足斂縮是也

喻氏曰惡寒踈臥證本虛寒利止手足溫則陽氣
未虧其陰寒亦易散故可用溫法也

舒氏曰按下列止而手足溫者即所謂陽回利止
也若利雖止而依然躁煩不安厥逆不回者陰盡
也立死之候不可治

少陰病惡寒而踈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

此亦承上條而言也惡寒而踈陰寒證也然既無
吐利陽氣尚持時自煩而欲去衣被陽勢尚爭非
虛寒暴脫者比溫經復陽之治庶幾可施故曰可
治案此段時自煩三字篇中眼目否則虛陽擾亂
欲脫之象其豈可治乎

朱氏曰以上三節每節中自字宜玩

隱菴張氏曰時欲二字乃陽漸回欲復之義也

張氏曰設見躁逆悶亂擾攘不寧手足厥冷脈反
躁急或散大無倫皆死證也

少陰中風脈陽微陰浮者爲欲愈

此舉少陰欲愈之脈，凡陰病得陽熱，脈證者謂之。中風說既見太陰篇中，夫陽微雖少陰本脈陰浮裏氣未漓，所謂陰病現陽脈，乃陽回陰退之兆，故爲欲愈前，少陰可治諸條詳證，而略脈，故茲特言之耳。諸解闕貶無謂。

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

此言少陰病解之時，子丑寅爲陽氣生旺之地，故於此時而解也。

喻氏曰：各病皆解於所旺之時，而少陰獨解於陽生之時，陽進則陰退，陽長則陰消，正所謂陰得陽

則解也。卽是推之，而少陰所重在真陽不可識，可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壯。

此又論少陰可治證，併及火艾輔治之法。少陰病吐而且利，爲裏寒證矣。以胃中之真陽未衰，衛外之陽氣尙持，故不惟手足不逆冷，併其身亦反發熱，自非死候。此與手足逆冷發熱而陽氣外脫者不同矣。若既有可生之機，而其脈不至者，則由此利而陰陽不相接續，又非脈絕之比。此宜急灸少陰以通其陽，則脈可復也。經文曰七壯，恐非一穴。

仍須溫中扶陽不待言案此條論惟曰少陰而不指某穴者殆與曰針足陽明同例凡週身之穴溫經通陽者皆可灸非必指少陰經穴也龐氏定為大谿未中窾焉

程氏知曰前條通脈四逆湯是裏寒外熱手足逆冷而脈不至者也此條用灸法是裏寒外熱手足不逆冷而脈不至者也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此論少陰便血證夫病屬少陰必惡寒逆冷故以

反發熱者為陽回陰解而不死此少陰病至八九日之久一身手足盡熱者乃陰轉為陽寒化為熱是以知其熱迫下焦而妄行故必大便下血也案少陰主下焦前條下焦虛有寒對看便知舊注並謂腎移熱於膀胱藏邪傳府與經旨風馬無涉此段承上文發熱而及之然竊疑為後段便血諸條中錯簡也

柯氏曰少陰傳陽證有二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是傳陽明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是傳太陽劉蒞庭曰熱在膀胱即熱結下焦之義不是斥言

淨府，桃核承氣抵當二條可徵也。然則便血亦大便血明矣。

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目出者，是名下厥上竭為難治。

翻列

此章以下七節俱論列少陰死證，而此條先揭難治一證，但厥者陽氣不達于四肢也，無汗者生陽衰微不能蒸達也，而強發之不能作汗，反動其經隧之血，從空竅而出也。蓋以汗為血之液，不汗則得血也，然未知從何道之竅，或從口鼻，或從目者。

錯逆妄行勢必上溢于陽竅而其出無定也。此為陽氣厥于下而陰血竭於上，若欲溫復其陽則愈攻其血，欲涼止其血則又損其陽，故為難治之證也。嗚呼強發少陰汗，其害如此，豈非可畏乎！此仲師所以首垂警戒也。案此節亦承上便血而言，疑為後段便血中錯文矣。

程氏曰：太陽當汗之證，尺中一遲，輒不可汗，曰營氣不足，血少故也。况強發少陰汗乎？

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此論少陰不治證，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陽氣

漸盡一綫無餘卽用四逆等法回卽絕之陽於無何有之鄉其不能挽回者多故曰不治前惡寒而踈證一日利自止手足溫一日時自煩欲去衣被有陽尚存者故可治此乃周身四支並無一點陽氣存所以爲不治也

隱菴張氏曰按此節不言死而但言不治者乃少陰死證之總綱其下則分言死證之條目

程氏曰諸可治之證以陰寒雖勝而火種猶存着意燃炊尚堪續焰倘令陽根漸盡一綫無餘縱爾安鑪何從覓燧所以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

逆冷者不治有陰無陽故也雖有仁人之心與術徒付之無可奈何使早知助陽而抑陰也寧至此乎

又曰陽受氣於四肢雖主於脾實腎中生陽之氣所奉故手足之溫與逆關於少陰者最重

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

少陰病吐利躁煩則陰陽擾亂而竭絕可虞更加四肢厥逆胃陽亦敗故主死也案前曰不治此曰死造語稍異蓋不治雖乃施治遂不可治也死乃生機既漸今卽死也

張氏曰此條與吳茱萸湯一條不殊何彼可治而此不可治耶必是已用溫中諸湯不愈轉加躁煩故主死耳

錢氏曰雖不言脈脈亦可知矣

少陰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

前條利自止而手足溫則為可治此則下利止而頭眩頭眩者頭目眩暈也且時時自冒冒者蒙冒昏暈也此真陽上脫漫無根蒂故必死可見陽回而利止則生陽脫而利盡則死矣然既曰死證則頭眩自冒之外更有惡寒四逆等證及可死之脈

瞭然於言外矣案鬱冒汗出冒家汗出以表邪蒙昧於外也此乃陽氣敗竭而自冒蓋冒雖同而脈證迥殊矣

柯氏曰此非陽回而利止是水穀已竭無物更行也

令韶張氏曰蔣賓侯曰此條死證全在頭眩自冒上看出若利止而頭不眩不冒此中土和也安能死乎

少陰病四逆惡寒而身踈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

少陰病四肢厥逆惡寒身踈虛寒極矣加以脈不

至則生氣已絕若有煩無燥是尚有可回之陽今不煩而躁是有陰無陽雖不吐利亦主死案前條脈不至因反發熱故云不死又有脈不出者因外熱面赤知其陽未絕故有通脈四逆之治此則皆現純陰無陽之證仲師所以斷其死也

柯氏曰陽盛則煩陰極則躁煩屬氣躁屬形煩發于內躁見于外形從氣動也時自煩是陽漸回不煩而躁是氣先亡惟形獨存耳

少陰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少陰病六七日之久息高則真氣散走於胸中不

能復歸於氣海故主死也

魏氏曰息高氣逆者與時時自冒同一上脫也一眩冒而陽升不返一息高而氣根已剝同一理而分見其證者也故仲景俱以死期之

少陰病脈微細沉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

此詳舉脈證以總結上文之義脈微細而沉但欲臥少陰證具矣是常無汗今反汗出不煩者乃以亡陽之故也且自欲吐陰寒上逆正當急溫失此不治因循至五六日加之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

者此真陽擾亂外越欲絕之死證以時即溫之亦無及矣案六病篇中獨少陰歷言死證他篇間舉死證未有如此之多端也要知少陰病是生死之關仲景示人當早為匡救無致貽誤于噬臍也學者宜三復焉

張氏曰始先不煩今更煩躁始先欲寐今更不得卧寐所存一綫之陽擾亂如此可復收乎

以上十四章發明少陰病決死生之義而少陰病八九日及但厥無汗二條疑當移于後此便血中蓋簡錯在于此矣

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細辛附子湯主之

此論少陰直中專於表者證治始得之者篇首云發於陰是也蓋其人表氣素衰邪中之則不能相抗是以不敢為陽熱而直為虛寒矣然雖曰表乃虛寒而裏陽未太衰故邪氣稽留於表而反為發熱也反者熱不當發而發之詞也况脈沉則斷知其為表陽衰微無疑也當與麻黃附子細辛湯以溫發之

王氏曰如少陰病不一一逐條曰脈微細但欲寐

傷寒論疏義 卷五 學誥堂 刊

而總用小陰病三字括之者省文也

柯氏曰本條當有無汗惡寒證

周氏曰少陰與太陽相為表裏故言少陰表證即

太陽也

山田宗俊曰謂之反者對無熱惡寒發於陰為言

是蓋太陽少陰合病也

中西子文曰三陽主熱故以惡寒見其為表也三

陰主寒故以發熱徵其為外也

麻黃細辛附子湯方

麻黃二兩 細辛二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

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此少陰溫發之主方附子細辛溫經散寒夫人知

之用麻黃者以其發熱則邪猶連表未盡入裏猶

可引之外達不用桂枝而用麻黃者蓋少陰始入

之邪不早散之則恐併表裏為虛寒亡陽故欲專

於表發非麻黃則不可然單任麻黃有真陽驟脫

之虞故與附子相配使表透而陽氣不脫誠為溫

發之神劑云

喻氏曰三陰之表法與三陽迥異三陰必以溫經

傷寒論疏義 卷五 學誥堂 刊

傷寒論疏義 卷五
之藥為表，而少陰尤為緊關，故麻黃與附子合用，俾外邪出，而真陽不出，纔是少陰表法之正也。趙氏曰：熟附配麻黃發中，有補生附配乾薑補中，有發仲景之旨微矣。

山田宗俊曰：仲景氏之川附子，其與乾薑配者，皆生四逆通脈四逆白通加豬膽汁茯苓四逆乾薑附子諸劑是也。其與他藥配者，皆炮附子湯、玄武湯、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附子甘草湯、甘草附子湯、桂枝附子湯、桂枝加附子湯、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芍藥甘草附子湯、附子瀉心湯是也。生用者，

其證皆急炮用者，其證皆緩，可見生則峻烈，炮則和緩，療體自有別矣。趙說不可從也。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舊本證上脫裏字，今因玉函脈經校定。

此前證之稍緩者，二三日承上文而言也。此云二三日比始得之略多，一二日矣。多日數而無吐利厥逆，諸裏證則邪仍在外，而未及裏，故當微汗以溫發之。徐氏曰：微云者，因病情不即內入而輕為外引也。與麻黃附子甘草湯者，蓋病勢稍緩，治法亦緩也。案此段不言脈沉者，省文也。且少陰虛寒，

證尤重日期附子湯云一二日玄武湯云二三日
不已黃連阿膠湯云二三日以上程郊倩所謂凡
論中着日子處俱有深思不得草草讀過是也
周氏曰案此條當與前條合看補出無裏證三字
知前條原無吐利燥渴裏證也前條已有反發熱
三字而此條專言無裏證知此條亦有發熱表證
也只因得之二三日津液漸耗比始得者不同故
去細辛之辛散益以甘草之甘和相機施治分毫
不爽耳
程氏曰既云微發汗矣仍用以字故字推原之足

見鄭重之意

錢氏曰曰無裏證則有表證可知

麻黃附子甘草湯方

麻黃二兩 去節 甘草二兩 炙 附子一枚 炮去 皮破入片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一兩沸去上沫內諸
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 升日三服

此溫發之緩方以甘草易細辛而微發其汗以
緩之乃與辛以散之者又少間矣趙氏曰麻黃配
細辛乃發汗之重劑麻黃配甘草乃發汗之輕劑
案此證設兼僅見嘔利一二裏證當專主救裏履

霜，堅冰之戒，醫人不可不尤加思焉。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

此辨少陰病上焦燥熱，證治蓋承上文二三日而及之也。少陰病三字，該脈沉細而微之診，且所見必表寒之證，可推知而始得後之二三日，或至四五日，心中煩，不得臥者，則孤陽上燔，虛燥生熱，擾亂胸中，邪漸歸厥陰。此雖因非邪熱壅鬱，可比。然又非薑附剛燥宜施，故與黃連阿膠湯以滋燥補中，則煩自解，而病亦愈矣。案但欲寐，是少陰本證。

今得之二三日後，反不得臥，明是變為上焦燥熱，故必藉清潤，而不敢用薑附以助其熱也。諸解含糊不晰。

周氏曰：二三日以上，該以後之日而言之也。

金鑑曰：言以二三日少陰之但欲寐，至四五日反變為心中煩，不得臥，且無下利清穀，欬而嘔之證，知非寒也。是以不用白通湯，非飲也，亦不用豬苓湯，乃熱也。故主以黃連阿膠湯。

魏氏曰：其人心中煩，不得臥，病雖在少陰，而上焦見熱邪矣。

傷寒論疏義 卷五 三十一 學誦室影印

黃連阿膠湯方

黃連 四兩 黃芩 二兩 芍藥 二兩

雞子黃 三枚 阿膠 三兩一挺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內膠烱

盡小冷內雞子黃攪令相得溫服七合日三服烱 余

章翻攪 古巧翻

此少陰潤補之方芩連清肅瀉熱芍藥阿膠雞子黃三味以潤燥補中蓋清涼潤補相兼斯為水升火降乃可滋陰和陽也柯氏曰此少陰之瀉心湯信然焉案葛仙翁肘後方移此方治大病差後虛

煩不得眠眼中痛疼懊憹殆亦善於活用者

中西子文曰下利膿血之因裏熱者亦宜此方

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

子湯主之

此少陰直中之劇證少陰病始得之一二日且沉細之脈欲寐之證而却不發熱經所謂無熱惡寒者也蓋其人裏陽素弱表氣從虛邪氣之中不特於表併裏直為虛寒較諸麻附湯證專於表者為尤重矣口中和者不渴不燥是無熱也背惡寒者陰寒氣盛也是當與附子湯以溫散外寒乃裏寒

傷寒論疏義 卷五 三十一 皇川堂影印

亦從而解矣且須灸之以助陽消陰耳案經文不謂灸何穴凡周身經穴可溫經回陽者皆灸之可也此仲景之所以不敢為印定而後說者却云可灸某穴殆刻舟求劍耳

松陵徐氏曰案白虎加人參湯亦有背微惡寒之證乃彼用寒涼此用溫熱何也蓋惡寒既有微其之不同而其相反處全在口中和與口燥渴之迥別故欲知裡證之寒熱全在渴不渴辨之此傷寒之要訣也

柯氏曰口中兼咽與舌言

附子湯方

附子

二枚炮去

茯苓

三兩

人參

二兩

朮

四兩○舊本作白朮今刪去白字說已見前

芍藥

四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此玄武湯倍朮附去薑易藎之制乃為兼散表裏之寒而設故用炮附配藎朮溫補而發之方中用芍藥者所以滋血液也

徐氏曰附子湯最為少陰直捷中正之方

劉蒞庭曰此方與玄武相近而彼主在內濕此主

在外寒何則此附子倍用所以走外木亦倍用所以散表蓋仲景用木多取治表用人蕩者固以救素弱之陽併制木附之燥也夫附子之性雄悍燥熱散涸寒壯元陽生則其力特猛救裏陽乎垂脫之際炮則其性稍緩走表分以溫經散寒但率意論之似治表宜力治裏宜性緩此殊不然若裏虛驟脫非急救則不可所以用生附寒濕纏綿過發則無功所以用炮附也

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此與前條同一證而更劇前條不言脈此條不舉

得之一二日云云證互相詳略也陰寒過盛陽氣不流營血滯澁故身體骨節皆痛耳且四支爲諸陽之本陽虛不充于四支所以手足寒是皆沉脈之見證也故亦以附子湯溫經散寒也案麻附細辛及甘草湯與本條并爲少陰直中證惟彼則表氣虛寒而裏陽尚持故陰寒專在於表其證爲輕此乃裏陽已衰而表氣從虛故併表裏爲虛寒其證爲重據此觀之雖二證同爲直中輕重劇易之分豈不較然耶

金鑑曰此承上條詳舉其證互發其義以出其治

也

劉蒞庭曰附子湯二條傳變亦有如此證其方亦在傳變所必須故注家未敢謂為直中但成氏引無熱惡寒以解之似有所見今詳其文曰背惡寒曰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疼痛俱為表寒之候蓋陽氣素虧筋骨乏液寒邪因以浸漬所致故不似麻附證之有發熱設自非裏虛何以至此寒盛乎然則其兼見裏寒證者亦可推知也

以上五章釋少陰直中證治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此辨釋少陰下焦滑脫證治言少陰病下利必脈微細但欲寐而復下利也下利日久大腸滑脫氣益內陷血隨下溜而便膿血巢源云血滲入於腸腸虛則泄故為血痢是也若謂大腸傷損則乖矣又便膿血者惟是謂腸垢與血同出巢源痢候有膿涕及白膿如涕語可徵非如腸癰之真雜下膿血也此劉蒞庭說案脈要精微論云洩及便膿血桃花湯乃溫中固脫之劑或以此條證為傳經之熱邪去經旨遠矣錢氏曰桃花湯非濕熱暴利積多氣實之所宜蓋所以治陰寒虛滑之劑也

桃花湯方

赤石脂一斤氏曰半全半末者意仲景為便膿血非細故欲全力止脫特用石脂筋許但全用則氣味不出純末則又難於下咽殆亦斟酌其當而為之者歟山田宗俊曰一半全用者與乾薑粳米同煎之也一半篩末者和湯服之也

乾薑一兩 粳米一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溫服七合內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別錄赤石脂酸辛大溫治腸澼下利赤白此方石脂之瀋以固腸胃乾薑之辛以散裏寒粳米即所以補胃元併所以護腸胃也吳崑曰用粳米者恐石脂性寒損胃故用

粳米以和之兼末服取其留滯收瀋耳若一服愈餘勿服者赤石脂猶石體恐過服傷腸胃也

隱菴張氏曰石脂色如桃花故名桃花湯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此再申上條之證治少陰病二三日以至四五日為日已深腹痛者陰寒在裏氣滯腸間也小便不利者下焦無陽氣化不行水液并人大腸遂下利不止甚至津液滑脫而便膿血也故與花柳湯以溫胃散寒固腸止利也

汪氏曰少陰裏寒便膿血所下之物其色必黯而不鮮乃下焦虛寒水穀之津液為其凝泣醞釀於腸胃之中而為膿血非若火性急速而色鮮明蓋冰伏已久其色黯黑其氣不臭其人必脈微細神氣靜而腹不甚痛喜就溫暖欲得手按之腹痛即止斯為少陰寒利之徵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可刺

此承上二節而申著其輔治之法本條用桃花湯不必言少陰病至下利便膿血氣已內陷則血亦隨壅刺之者即所以通其壅滯瘀通則腹痛可止

便血可痊故雖虛寒滑脫不復妨也案舊注或以此條證與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條同看悖矣

尤氏曰刺法未詳

林氏瀾曰刺者瀉其經氣而宣通之也下利便膿血既主桃花湯矣此復云可刺者如痞證利不止復利其小便與五苓散以救石脂禹餘糧之窮故此一刺亦以輔桃花湯之所不逮也

以上三章釋下利便血證治

少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

此論少陰寒逆證治寒邪內甚則胃中陽氣受傷上逆而吐下攻而利一時暴發其證尤急况四肢稟氣於胃胃中陽氣傷則手足之氣不相接續故厥逆而冷也陰寒上逆與陽相爭故煩躁欲死劉蒞庭曰欲死二字不過形容煩躁之狀與奔豚病發作欲死復還止同語例夫吳茱萸辛溫大熱溫中散寒為專功故用以降逆回陽嘔利可止更以生薑之辛散為輔吐利既甚中氣大傷非用人藿藜則無以奠安中土薑藜相合可以和中而安胃然藜藜之用比茱萸生薑差少蓋因勢以為權衡也

案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同一證而彼則吐利日深陽氣既絕故薑附辛熱不能挽回此即吐利併起元陽驟虛故此湯以散寒降逆陽氣可復矣若夫玄武通脈諸方治利治嘔則以或吐或利不如是之急其法亦異也又此條當移于後四逆湯條中蓋錯簡在此矣
劉廉夫曰案吳茱萸湯之用有三陽明食穀欲嘔用之少陰吐利用之厥陰乾嘔吐涎沫者亦用之要皆以嘔吐逆氣為主與四逆湯之吐利厥逆自異

傷寒論疏義 卷五 三十一 學訓堂影印

少陰病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豬膚湯主之

此以下四章並釋咽痛證治雖冒以少陰病其機殆近厥陰言少陰病下利是為其常主咽痛兼胸滿心煩乃上焦虛燥津液燻潤致此諸證然亦下寒上熱不可涼治只宜潤劑以滋其燥而苦寒在所禁也故以豬膚湯主之要姑治標而急者非拔本之藥也或以此條證為傳經之熱邪殊失經旨矣

山田宗俊曰胸滿心煩皆上焦有熱之候權與豬膚湯以治其標然非實熱即與白通加豬膽汁湯

之心煩相近者也

豬膚湯方

豬膚一斤○劉莖庭曰豬膚諸說不一案儀禮聘禮膚鮮魚鮮腊設鬲鼎注曰膚豕肉也唯燂者有膚疏曰豕則有膚豚則無膚故土喪禮豚皆無膚以其皮薄故也又禮記內則疏曰麋膚魚醢者麋膚謂麋肉外膚食之以魚醢配之今合攷之則膚是為肉之近外脂多者古義了然無庸別解矣中西子文曰本邦稀有豬膚以豬膏代可也

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令相得温分六服熬牛刀翻

豬膚專治咽痛外臺深師貼喉膏集驗烏扇膏並用豬膏脂治喉痛可徵白蜜潤燥以緩痛除煩白

傷寒論疏義 卷五 三十一 學訓堂影印

粉即白米粉劉熙釋名粉分也研米令分散也黃氏曰米粉也加粉者取其戀滯且以補中氣也熬香二字殊屬米粉舊注兼豬膚說非是溫分六服者即所謂治上焦藥須少而數也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與桔梗湯此少陰咽痛之輕證二三日初感之時若咽痛而不兼下利則自無胸滿心煩之證惟是上焦虛熱為客咽喉殆亦近厥陰者先宜甘草湯以緩之若不差者經脈有所阻碍可更加桔梗以開提之然終屬發于陰不必驟用寒涼也

喻氏曰此在二三日他證未具故用之若五六日則少陰之下利嘔逆諸證蜂起此法並未可用矣

甘草湯方

甘草 二兩○隱菴張氏曰案本論湯方甘草其炙多則助脾土而守中惟此生用生則和經脈而流通學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溫服七合日二服

桔梗湯方

桔梗 一兩 甘草 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溫分再服

傷寒論疏義 卷五 靈樞九針論

靈樞九針論形苦志苦病生於咽隘治之以甘藥乃甘以緩之之義也此方甘草生用故不兼別味獨用以取專功矣桔梗湯更佐以辛苦開散之品別錄云療咽喉痛案單甘草湯功用頗多玉函經治小兒撮口今用以療懸癰及嘔吐不納水藥等證俱驗詳見拙著廣傷寒類方中又後人以甘桔二味通治咽喉諸疾本諸于此

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第創此少陰咽痛之劇證言咽中為痛所傷漸乃生創

其重可知不能言語聲音不出勢所必然也經文既言咽喉嚨即在其中此當用苦酒湯以斂創而豁痰則咽痛可愈因終是虛炎上逆決不敢以寒涼用事也案瘡創古字通用見藏經音義曰瘡俗字也玉篇作戲說文作創韻英創瘡也說文傷也松陵徐氏以為疑即陰火喉癰之類誤

隱菴張氏曰聲者語中之聲也不能語言聲不出各有分別方氏曰咽傷而生瘡則比痛為差重可知也苦酒湯方

傷寒論疏義 卷五 靈樞九針論

傷寒論疏義 卷五 四十二 學川堂醫珍版

半夏 洗破如棗核十四枚○核下革翻劉蒞庭

此可以徵然亦剩十字論成本玉函核下有十字

雜子 一枚去黃內上苦酒著雞子殼中○著張

石藥爾雅酢一名苦酒本草陶氏曰醋亦謂之

甚者酢苦也又張華博物志龍肉以醯漬之則

文章生晉書本傳醯作苦酒可互徵上苦酒干

金翼作上好苦酒知

是上好之義也

右二味內半夏著苦酒中以雞子殼置刀環中安

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含嚥之不差更作三劑內音

納環胡關翻嚥於旬翻吞也○古今錄驗雞子湯

作開雞子頭去中黃白云云刀環又作刀子環義

並明宜

此方半夏開結而滌涎蛋清苦酒斂創消腫則咽

清而聲出也後人用治喉痺必効

方後煮法極細置刀環中謂令蛋殼不敢傾墜也

案刀即錢之別名錯刀契刀見漢書皆古錢其端有

環可以安雞卵環下函作環劉熙釋名刀到也其

本曰環形似環也董穀碧里雜存存刀圭說柯氏

云中一孔即貫索之處是

曰置刀環中放火上只三沸即去滓此略見火氣

不欲盡出其味意可知矣

松陵徐氏曰咽中生瘡此非湯劑之所能療此藥

內治而兼外治法也

錢氏曰今之優人每遇聲啞卽以生雞子白啖之
聲音卽出亦此方之遺意也

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主之

此又證之較重于甘草湯桔梗湯者前云咽痛者
謂或左或右一處痛也此云咽中痛者便咽中皆
痛也較之咽痛而有其焉甚則涎纏于咽中故以
半夏散逐涎散痛案少陰咽痛諸方皆不過一時
治標或曰皆是權用之方信然
尤氏曰少陰咽痛甘不能緩者必以辛散之寒不
能除者必以溫發之

程氏曰少陰之有咽痛皆下寒上熱津液搏結使
然無厥陰撞氣故不成痺但視氣勢之微甚或潤
或解或溫總不用着涼劑
半夏散及湯方

半夏洗

桂枝去皮

甘草炙

右三味等分各別搗篩已合治之白飲和服方寸
匕日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煎七沸內散
兩方寸匕更煮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嚥之舊本
下有半夏有毒不當散服
八字今從玉函成本刪去
此方半夏辛滑利咽喉而疎粘飲故以為君佐以

傷寒論疏義 卷五 學言堂

甘草緩其痛，桂枝亦和經脈而解咽痛。案本草云：桂枝主上氣欬逆，結氣喉痺。前注以為祛風解邪，恐誤。

方後已畢也。外臺作畢，又少少嚥之，四字於咽痛最為親切。

松陵徐氏曰：本草半夏治咽喉腫痛，桂枝治喉痺。此乃咽喉之主藥。後人以二味為禁藥，何也？

令韶張氏曰：不能散服者，言咽痛不能容散，更以湯少少嚥之，湯與散同一義也。

以上五章釋少陰咽痛證治，首一節當移于

後條中

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

此少陰下利通陽之法。言少陰病則必有脈微細，

但欲寐，四肢厥冷等證。可知而所重特在下利，蓋

下利既甚而陽不回者，正以陰氣窒礙，不有通之

也。故與此湯以溫其內，通其陽，則下利可止而真

陽可復矣。

汪氏曰：此方與四逆湯相類，獨去甘草，蓋驅寒欲

其速，辛烈之性取其驟發，直達下焦，故不欲甘以

緩之也。而猶重在蔥白，少陰虛寒而偏於下利，則

傷寒論疏義 卷五 學言堂

與陽氣隔絕不通，薑附之力雖能益陽，不能使真陽之氣必入於陰中。惟蔥白味辛，能通陽氣，令陰得陽而利，庶可愈矣。蓋大辛大熱之藥，不過藉以益人陽氣，非有以通之，令真陽和會而何，以有濟也耶。

隱庵張氏曰：此下四節皆論少陰下利之證。

白通湯方

蔥白

四莖○莖古耕翻

乾薑 一兩

附子

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再服。

此謂蔥白能通陽氣，故名白通湯。即四逆湯內以

蔥、易甘草者，蔥白辛烈有溫內，以通陽之功。南華所謂春月飲酒茹蔥，以通陽氣是也。去甘草者，蓋以其證特重，陰寒窒塞，隔絕陽氣，不速通行之，則斯須不救。故甘草之緩，亦在所不用。視之四逆其證治自有緩急之殊也。

錢氏曰：所以用蔥白者，蓋為陽氣不得流通，下利脈微，至厥逆無脈而設也。夫脈者氣血流行之發現處也。陰血非陽氣不行，寒邪固閉，陽氣鬱伏，故以蔥白通行陽氣，助薑附溫經復脈之功耳。通脈四逆注

中西子文曰四逆湯則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
白通湯則煮取一升此其煎煮之不同法也
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
嘔煩者白通加豬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
續者生

此承上條復以其劇者言下利脈微元氣虛極內
寒亦甚常用白通湯主之若服湯前之下利者今
利不止前之脈微者今即無脈况厥逆則陽氣既
絕於四支乾嘔而煩孤陽虛泛將脫於上矣然至
無脈兼陰亦虧損故用白通湯以通陽而加人尿

豬膽汁以益陰庶幾將絕之陰不致為陽藥所劫
奪也但是等重證尤宜決其生死服湯脈暴出者
乃藥力所迫藥力盡則索然而熄矣譬之燭欲燼
而焱烈也故主死金匱云水病脈出者死尤氏曰
出則上有而下絕無也出字與此同義微續者微
微續續如春蠶抽絲如春山吐雲使益出而不易
盡是生陽之氣漸復故可生也聖人恐人之或認
此為彼故諄諄垂教其意切矣
汪氏曰少陰病脈原微細茲但言微者微為陽虛
即下文無脈之漸也

周氏曰聖人轉憂藥投之後真陽之所存者無幾遂因薑附之性不自主持脈即托出而已離根斷非吉兆又譬之冬盡春回必日進於溫和而始益矣

白通加豬膽汁湯方

舊本方名無汁字今因成本補

蔥白 四莖

乾薑 一兩

附子 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人尿 五合○尿奴弔翻

豬膽汁 一合

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膽汁人尿和令相得分溫再服若無膽亦可用人尿豬膽鹹苦寒之物併以通陽滋陰蓋白通湯

乃辛熱純陽之劑若無陰以和之恐垂絕之陰不免為之劫奪方龍潭曰童便能使陰與陽合血氣和平本草彙言引亦是意也成氏諸家以此方為熱因寒用非是

方後若無膽亦可用此等急證遷延擔閣須臾不救人尿既有通陽滋陰之功則倉卒無膽亦可用也通脈四逆加豬膽湯云無豬膽以羊膽代之或曰本邦豬膽稀有宜以熊膽代用臨病之際須活潑潑地矣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復痛小便不利四肢

復腹字誤

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
利或下利或嘔者玄武湯主之舊本作真武湯案玄武作真武係宋人避諱而今本沿之不改殆所謂陽秋景午非其時者故今據千金及翼校定以復其舊矣

此論少陰下利兼水氣者證治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之久腹痛下利陰寒已深矣設小便利是純寒而無水也今則小便不利既為停水之徵且四肢沉重疼痛夫疼痛雖屬寒而沉重則兼濕豈非有水氣之明驗乎故其人或欬或嘔則水氣上逆之故或小便利則寒濕兼虛氣不收攝之故或下利疑當作不下利劉蒞庭曰此條既曰自

下利而又曰或下利語意重複或字下疑脫不字

中西子文說曰小便不利曰或小便利其例一也徐松

陵曰其人以上四症或有或無種種諸語總不外

乎陰寒之水故惟主以玄武湯溫寒以制水也案

太陽與少陰為表裏是以太陽有水主小青龍湯

少陰有水主玄武湯其意未嘗不同而惟有寒熱

虛實之差別耳

柯氏曰為有水氣是立玄武湯本意小便不利是

病根腹痛下利四肢沉重疼痛皆水氣為患因小

便不利所致末句語意直接有水氣來

山田宗俊曰不已者謂其病不瘥枚乘七發云聽
聖人辨士之言忍然汗出霍然病已又漢書宣帝
紀孝武皇帝曾孫病已顏師古曰蓋以夙遭屯難
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其速差也又內經中往往
以已字爲瘥惟諸字書缺義故茲詳之

玄武湯方

茯苓 三兩

芍藥 三兩

木 二兩○舊本作白木今刪白字

生薑 三兩

附子 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若欬者加五味子半升細辛一兩乾薑一兩若

小便利者去茯苓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二兩
若嘔者去附子加生薑足前為半斤
名曰玄武湯者以附子色黑且能制水也此方為
少陰溫裏制水而設乃於附子湯去人蔘加生薑
者生薑辛溫佐熟附以宣發水氣也

張氏 兼善 曰白通通脈玄武皆為少陰下利而設
白通四逆附子皆生用惟玄武一證熟用者蓋附
子生用則溫經散寒非乾薑佐之則不可炮熟則
益陽除濕川生薑相輔以為宜矣然白通等湯以
下利為重玄武湯證以寒濕為先故用藥有輕重

之殊耳

錢氏曰加減法為後世俗醫所增察其文理純繆惡其紫之亂朱故逐一指摘其誤使學者有所別識云

朱氏曰羸甚者去芍藥或少用之

武陵陳氏曰加減法係後人所附而非仲景原文矣注琥辨

成氏曰小青龍湯所主為水飲與表寒相合而欬者玄武湯所主為水飲與裏寒相合而欬者不可不知也明理論

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此申明少陰下利裏寒外熱證治蓋四逆湯證而更加重一等者下利清穀少陰陰寒之證也裏寒外熱者寒甚於裏有陰無陽而無根失守之火浮越於外也手足厥逆則陽氣外虛脈微欲絕則生氣內竭夫內外俱虛身當惡寒今反不惡寒乃真陰內脫虛陽外浮故其面戴陽為赤色也陰陽既不相通所以有或為諸證蓋此時生氣已離亡在

俄頃四逆湯力亦緩故此湯大其制以溫裏回陽成氏曰下利清穀手足厥逆脈微欲絕為裏寒身熱不惡寒面色赤為外熱此陰甚於內格陽於外不相通也

錢氏曰寒邪在裏或作腹痛陰氣上逆或作乾嘔陰盛迫陽于上或作咽痛寒凝水涸而利反止陰盛陽衰之極營血不流陽氣不行而至于脈不出者當以通脈四逆湯主之

又中西子文曰其人下疑脫或字
通脈四逆湯方

甘草 二兩 附子 大者一枚生用
乾薑 三兩 強人 可四兩 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其脈即出者愈面色赤者加蔥九莖腹中痛者去蔥加芍藥二兩嘔者加生薑二兩咽痛者去芍藥加桔梗一兩利止脈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
玉函無去蔥去芍藥去桔梗八字注氏曰此係文衍
此即四逆湯惟附子云大乾薑倍加分兩乃扶陽抑陰之重劑曰通脈者以其能大壯元陽主持中

傷寒論疏義 卷五 學言堂身玉片

外而通欲絕之脈冠此二字以別於四逆湯耳蓋
同，一藥而分兩稍異則其治不同命名亦別此仲
景立方之所以為精也歟或曰云通脈者加蔥之
謂方中無蔥必傳寫之漏然霍亂篇通脈四逆加
豬膽湯亦無有蔥白則其說未可定然矣

汪氏曰其外反熱反不惡寒真陽尚在軀殼然必
通其脈而脈即出始為休徵設脈出艱遲其陽已
隨熱勢外散又主死矣

松陵徐氏曰前云脈暴出者死此云即出者愈蓋
暴出與即出不同暴出一時出盡即出言服藥後

少頃即徐徐微續也須善會之

錢氏曰加減法揣其詞義淺陋料非仲景本意何
也原文中已先具諸或有之證然後出方立治則
一通脈四逆湯其證皆可該矣豈庸續用加減邪
况其立意庸惡陋劣要皆出于鄙俗之輩未敢竟
削姑存之以備識者之鑑云

張氏兼善曰或謂白通湯及白通加豬膽湯玄武
湯與通脈四逆湯皆為少陰下利而設除用薑附
相同其餘之藥俱各殊異何也蓋病殊則藥異夫
少陰下利寒氣已甚非薑附則不能治然下利之

傷寒論疏義 卷五 學言堂身玉片

理無殊而兼用之證不一用藥故不同耳亦各從其宜也

金鑑曰論中扶陽抑陰之劑中寒陽微不能外達主以四逆中外俱寒陽氣虛甚主以附子陰盛於中格陽於外主以通脈是則可知四逆運行陽氣者也附子溫補陽氣者也白通宣通上下之陽者也通脈通達內外之陽者也

以上四章析少陰下利證治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此邪熱壅鬱于表裏之間而為厥冷者其實非少陰本證殆是係少陽變證蓋以其四逆故揭于此而與寒厥相對看也夫四逆而無諸寒熱證即邪鬱於半表裏而陽氣不得宣達於四肢是既無可溫之寒又無可下之熱惟宜疏暢其邪以泄其壅滯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痛或泄利總不過邪壅一途故用四逆散主之案泄利下重者裏急後重也與下利清穀自別矣

李氏中粹曰陰寒而四逆者非薑附不能療此證雖云四逆不必甚冷或指頭微溫或脈不沉微乃

傷寒論疏義 卷五 三十三

陰中涵陽，證惟氣不宣通，是以逆冷也。

錢氏曰：成氏云：四逆、四支不溫也。其說似與厥冷有異。然論中或云厥，或云厥逆，或云四逆，或云厥冷，或云手足寒，或云手足厥寒，皆指手足厥冷而言也。

劉蒞庭曰：此證不用小茈胡者，以其壅鬱非枳實芍藥不能開洩，不用大茈胡者，以胃無實結，蓋邪壅于表裏而為厥者，何啻少陰變來，其揭於本篇者，亦在使人與寒厥對看乎。

四逆散方

甘草炙 枳實破水漬 芍藥 芫藥 此胡

右四味各十分，搗篩，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欬者加五味子、乾薑各五分，并主下利。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拆，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匕內湯中，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拆丑格翻 薤胡介翻 四逆者，因其所治之病而命之名耳。乃於小茈胡湯去半夏、黃芩、人參、大棗，加枳實、芍藥二味，甘草

傷寒論疏義 卷五 三十三 學則堂長珍版

和中而達外，枳實能宣通結滯，芍藥兼疏通經脈，
此胡乃開鬱達壅，正藥茲為輔正，逐邪和解表裏，
之劑然此方性味和平，且所服不過一方寸匕，一
日三服而已，蓋病在表裏之間，或變為三陰虛寒，
或轉為陽明胃實，未可審定，故姑從事于斯方，錢
氏所謂正持其兩端，觀釁而動之法，與兵家無異
是也。

方後加減法，即係後人補添，然先以水五升煮薤
白三升，云云，是乃後人煮散法所淵源也。案煮散
龐安時總病論文
錄不錄宜參攷

汪氏曰：案此方雖云治少陰實陽明少陽藥也，
錢氏曰：詳推後加減法，凡原文中每具諸或有之，
證者皆有之，如小芫胡湯、小青龍湯、玄武湯、通脈
四逆湯、四逆散皆是也。愚竊揆之以理，恐未必皆
出于仲景。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豬苓
湯主之。

此飲熱相搏之證，殆亦少陰之變局也。言少陰病
下利六七日，欬而嘔，屬裏寒，全則不然。水熱搏
結，上攻則欬，中攻則嘔，下攻則利，飲邪內畜，津液

不輸故渴，熱薰於胸膈，故心煩不得眠。較之黃連阿膠湯，不同視諸豬膚湯亦異。宜借陽明豬苓湯以利水滋燥，蓋陰陽雖殊而水熱相併則所共同也。此證必小便不利不言者，因方以省證也。周氏曰：愚按病下利而兼欬嘔與渴，心煩不卧，何取於豬苓湯乎？不知證見下利則小便必不利矣。證見渴則熱已蓄於裏矣。且欬嘔者必有水飲停積其熱並趨大腸，漫無止期，不得下以豬苓分利前竅而下利可已。嘔欬與渴亦可已矣。心煩不眠以本湯亦用阿膠，故也。况此湯獨汗多便燥者宜

禁今下利無汗豈非所宜乎

程氏曰：數條中承氣從攻豬苓從滲黃連阿膠清而滋四逆散和而解陰病見陽皆有顯然之證與真陰寒證作比勘又何難游刃有餘也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以下三節皆論急下乃少陰之變非少陰之常也得之二三日則言其自表寒而來也大抵此等證自表寒而變者為多若裏寒者縱使溫補大過不肯遽為胃實也夫口中和者少陰證也茲則二

三日而口燥咽乾亦必有胃實之證實熱之脈應之可知便是虛變為實寒轉為熱故當以大承氣湯急下之所謂急者如救焚溺宜急而不宜緩也案攻下一途仲景恒遲回審顧不敢輕用今二三日乃下之何也蓋得病之初證屬少陰知其人津液素虧今既變為陽明若復遷延須臾陽氣漸亡胃府敗損必至厥燥呃逆變證蠡起則下之無及矣所當辨之于蚤焉

程氏曰口中和者少陰證也二三日而口燥咽乾便見陽明證

錢氏曰大承氣為仲景之所慎用在陽明篇中如脾約一證裏無大熱者即以小承氣湯和之而不令大泄下矣其次或以調胃承氣湯和胃麻仁丸潤燥而已豈肯以大承氣而急用之于少陰證乎其故可思也

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舊本急作可今據玉函成本改正○清與圍通中西文子曰清水之清當與清穀清血之清均為圍字看殆與色純青文義始順

此亦少陰之變例也自利至清水而無糟粕明係旁流之水色純青謂所下皆污水也亦宜急與大

承氣湯以下之

程氏曰自利清水無穀渣色純青並無穀色穀留故也痛在心下口且乾燥其燥屎攻胃而津液盡燥故當與大承氣湯急救其陰津不必濡滯也
吳氏有性曰熱結傍流者以胃家實為熱壅閉先大便閉結續得下利純臭水全然無糞日三四度或十數度宜大承氣湯得結糞也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此條又少陰急下之證至于六七日腹脹不大便為日已久是少陰轉屬陽明與陽明篇腹滿痛者

急下之無異也然必驗其舌察其脈有不得不下之勢方可以大承氣湯下之耳否則未可輕試也
舒氏曰少陰復轉陽明之證腹脹不大便者然必兼見舌胎乾燥惡熱飲冷方為實證

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

此承上文急下而并及於急溫脈沉乃沉微沉細沉遲之沉而為陽虛裏寒之診若不急溫之則陽氣愈亡惡寒身踈吐利煩燥四支厥逆脈不至等之變作矣故宜四逆湯案此段舉脈以略證猶太陽篇曰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又曰脈

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之類不然則脈沉亦有可下者豈可悉溫之乎學者當從全書融會勿執一可也

吳氏人駒曰脈沉須別虛實及得病新久若得之多日及沉而實須從別論

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宜四逆湯

同溫溫此論少陰亦有可吐可溫者飲食入口則吐胸中

盛滿而不能納也心下溫溫欲吐復不能吐似有物格拒始得之言病方起手足寒者乃胸中陽氣為寒飲所阻不能通於四肢也脈弦遲者雖遲則寒弦則有力故知為實此邪在上焦下之為逆當吐之所謂在上者因而越之也若膈上有寒飲則是寒飲為阻留而胸中無實結故唯乾嘔有聲而無物出是不可吐之而當溫之宜四逆湯蓋溫之則寒散而飲亦去矣

黃氏曰議論甚明當作二段看瓜蒂散

尤氏曰實可下而胸中實則不可下飲可吐而寒

飲則不可吐仲景立法明辨詳審如此
少陰病下利脈微瀉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當
溫其上灸之

此舉艾灸輔治之法以總結上文脈微則陽氣衰
瀉則陰血少陰寒上逆則嘔下走則利表陽不護
則汗出必數更衣反少者空坐弩責而所下之物
不多乃氣滯下焦可知故當溫其上灸之尤氏曰
灸法未詳錢氏曰仲景無明文未可強解蓋是然
愚竊以理揆之凡其腹上天樞氣會等穴當灸之
以升提其陽即驗非必謂灸巔頂百會及服升陽

之藥而溫其上也

錢氏曰即前所謂當灸之附子湯主之之法

舒氏曰此證陽虛氣墜陰弱津衰故數更衣而出
弓反少也更衣者古人如廁大便
必更衣出者矢去也

以上八章釋少陰可攻可溫之義○案少陰

一篇首節總綱次節死生之訣而後論直中
諸證更揭其治方曰麻附細辛曰麻附甘草
曰黃連阿膠曰附子其次下利便血證治曰
桃花湯及刺法其次咽痛證治曰豬膚湯曰
甘草湯曰桔梗湯曰苦酒湯曰半夏散及湯

此殆涉厥陰者也。却承前段滑脫之利而論，虛寒下利證治曰白通，曰白通加豬膽，曰玄武曰通脈四逆，其間有通陽之法，有回陽之法，有逐水之治，蓋少陰虛寒證治盡于此矣。然虛變為實，寒轉為熱，病情之變化無測，其機於是後舉四逆散及豬苓湯二方，而併及急下急溫諸候，以見少陰之可攻可溫而結，以灸法則知少陰之遂屬虛寒，而溫熱之治，匪可斯須離也。夫陽多實陰多虛，陽易治陰難治，乃一定之理，而少陰實為三陰之首領。

故本篇中歷叙死候視之，他篇不翅蓓蓓抑仲景之用心，親切著明垂教深矣。苟志斯道者，其亦不可不以眷眷服膺也。

傷寒論疏義卷五 終

殊其衣不瓦不以香米銀也
 物景之田心與四者即非
 端本為中觀殊取知顯之
 曲盡不陵落其時

